璐詩:

我觉得我越长大就越分不清真和假。在清醒的时候,我好像总是很疲惫, 美生势力想。回忆起要对你说的话, 却在记忆的深渊中迷失, 越陷越深。

然而在梦里,一切却是那么清晰明确,显而易见,以至于有时一次年瞳之后,就得离你好远。

房士

那天我替到带不动了。瘦。我们在一个我不认识的房子里,里面有我妈,更你,还有几个我一切要的朋友。我看她走进来,就把她抱在怀里,险贴着她的身体,就开始哭,一直哭一直哭,朝间有人过来说话,我没搭腔。我一直跟带不动说话,"我太想你"之类,带不动略也不说她躺在我怀里。

有的时候特别想,带着现在的记忆重新治一遍。 1000到2015年,对第25岁的自己说,傻B,别出国了,等她一年。

偶尔有时候,醒来,不知道句已梦到3什么,只觉得贪恋、年轻的杂味,我急大き,你急中学,眼里只有彼此。好像隔着玻璃,闻青草地,用力吸气,却体会不出滋味。

有一次梦到你妈妈了。这些梦里我尾随着她,她走进一片住宅楼群便消失了踪影。我走进来一栋,这房子有三四层高,木质结构,釉黄中带着衣息色,给人古朴而结实的感,竟一间住户挨得很密集,户与户之间的垂直距离是半层高的样子。我跑到最高那一层,这里有三户人家,你应该就住在其中之一。于是我高处开最左边细门,一个中年阿姨走出来,一脸狐疑地看着我。于是我知道我错了,心虚地问:"阿姨您,知道叶路待住哪一间吗?""不知道。这里很难找的,为什么不让你朋

近来我急是看到一些与激先前经验完全背离的陈述。是德,拉说,因为追伤,所以幸福。许知远说,悲伤是最美的感情。其实情感,如此难以极换,然它们下定义和分类都是不同流和的心理学家各抒己见罢了。

我觉得他们在谈论悲伤的时候,都预设3一个不言自明的大前提、攀一一死之是一切事物的尽关。快乐之的那么就是因为那些美好的事物让人们暂时方识了配行。而悲伤是死亡之女上沉重的舞蹈,生命会以其全部被给的轻与其对抗。

有一天晚上我开展。凌晨五点,下排四颗牙,持续不停地疼着,是一个人配了遇见过的疼痛。上小学时, 一个人们 答名天晚上忘记把 鹦鹉 从阳台搬回房间, 它们 冻着, 饱望地嘶叫着一声; 父亲坐在病床削 端气; 瘦瘦

的带不动面无表情地躺在温暖的窗台边;痛经的副女友发来短信:"疼"。

地球学育了很多生命, 死去的远远多过治着的。这些生命中, 有痛觉中枢神经的那些, 都经历过疼痛。在母亲的疼痛中出生, 在自己的病痛中死去。

可能在不应的将来,人类可以跨过水生这通门槛。那时也许也一年战胜了所有的疾病和疼痛。那时的人们回看我们,就像我们回看黑暗的中世纪。那时的世界没有疼痛吗?人们也许多会设如所有猫狗和马的疾病,并让它们应离疼痛的苦难。可是老鼠、鱼和蚊子怎么办。当人成了神,他仍回按照不同物种与自己的亲疏。近分配福到么?可以想见,在整个宇宙被开发完成前,人类必定不会把资源投入到与我们如此疏远的物种的福利上。可见人变成神之后依然是自私的,而自私的本板,不过是做 DNA 的奴隶罢了。

反驳看可能会说,如果把整没源投入到其它物种的福利中和表失对整个世界的掌控,人类可能和其它生命一起被毁灭。我觉得这里涉及到一个"字母是否有限"的问题。可是无论如何,敌人都不是是政的借口。不论最终的结局是无论如何,故人都不是是政的借口。不论最终的结局是否所有生命伴随整个字每一起毁灭,在自保中保护它的同胞(广义)也许是我们这样的文明的最终选择。

对死亡的恐惧,我们多次分裂过,不知道你近年来是否还遇到吃!我大抵于年设遇见这个老朋友了。

我有时气在布满繁星的复数里努力寻找它,因为当我记得

那无边的绝望降临的时候,眼前的追逐主刻变得无足轻望了。

还记得小时候,只要废晚足够凌黑,和安静,我便能轻而易幸地找到心,与心对话。那里有无边的争留,蠢沒有尽头的时间和一个孩子清澈的双眼。我很确信,离那种感觉起远,该明我的心像的有成年人一样,起睡脏。毕竟生前这场游戏的本纸,懂过是与死神的一场投选藏。